

謝靈運的遊蹤與交通方式

施又文*

摘要

歷來研究者對於謝靈運的遊蹤多籠統概述，關注其旅遊交通方式者付之闕如。本文根據顧紹柏《謝靈運集校注》一書整理得出，謝靈運的旅遊資歷長達二、三十年，足跡遍及現今的江蘇、浙江、江西與湖北、廣州等地。他是中國第一位長時期、跨地域旅遊的詩人。他旅遊時，有時徒步、有時策馬、有時乘船，或者同一遊程參雜著不同的交通方式。殊異的交通，構成不同的移動速度，速度導致景變，景變又影響感受。

廣大區域的自然景觀，動態靜景的豐富呈現，加上旅遊交通的多元，促使謝靈運的山水詩超邁前輩，豐富生動、細膩寫實。

關鍵詞：謝靈運、旅遊地、交通方式、寫實

一、前言

陳郡謝氏的名士家風「縱情丘壑」、「喜愛自然」，遺澤了歷代子孫，而靈運喜愛山水之遊更勝於前輩。他年少時與親族在建康遊山玩水，永初三年離開京城之前，許下了：「將窮山海迹，永絕賞心悟」（〈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〉）的心願，¹擔任永嘉太守之後，「肆意游遨，遍歷諸縣，動逾旬朔」，即便後來在京師官任侍中，「穿池植援，種竹樹堇，……出郭游行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，經旬不歸」，回到故鄉，兩次隱居始寧，「與隱士王弘之、孔淳之等縱放為娛」、「鑿山浚湖，功役無已，尋山陟嶺，必造幽峻，巖嶂千重，莫不備盡。」他甚至開闢天姥山的道路以方便觀景：「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，直至臨海，從者數百。」〈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，與從弟惠連，見羊、何共和之〉一詩云：「暝投剡中宿，明登天姥岑」，說的就是這件事情。²他的旅遊方式，即使皇室王侯、貴戚權臣也未必有類似的玩法--新穎、獨特、別出心裁，創立一種自由、新意、熱情的風格。³他的旅遊資歷長達二、三十年，足跡遍

*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

¹ 見顧紹柏，《謝靈運集校注》（臺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4年），頁54，他如〈鄰里相送至方山〉與〈七里瀨〉等詩也提到。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，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。

² 《宋書·卷六十七·列傳第二十七·謝靈運》，「作〈山居賦〉並自注」，見〔梁〕沈約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（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），頁1743-1787。

³ 據袁宏《向秀別傳》，向秀與嵇康、呂安經常浪遊：「或率爾相攜，觀原野，極遊浪之

及現今的江蘇、浙江、江西與湖北、廣州等地。他旅遊時，有時步行、有時策馬、有時乘船，間有同一遊程參雜著不同的交通方式。廣大區域的自然景觀，動態靜景的豐富呈現，加上旅遊交通的多元，使得謝靈運的山水詩細膩生動、多采多姿。

二、謝靈運的遊蹤

歷來對於靈運的遊蹤多籠統概述，例如王國瓔先生言：「浙東一帶的永嘉、會稽，江西一帶的廬山，鄱陽湖一帶清峻明麗的山水。」⁴陳思齊說：「創作於永嘉、會稽、吳郡、豫章、臨川諸郡。」⁵

筆者根據顧紹柏《謝靈運集校注》全書之內容，鉤稽整理得出：謝靈運的遊蹤環繞著游宦與鄉居而開展，其旅遊方式與審美對象，即隨著這兩大主軸而變換。

始寧是靈運的故鄉，位於杭州市東南，劉宋時隸屬會稽郡(浙江紹興府)，⁶濱臨曹娥江，北眺錢塘江，當地山川連綿不絕，謝氏莊園遍置此處。《宋書·卷六十七·列傳第二十七·謝靈運》言「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，並有故宅及墅」，酈道元《水經注·卷四十·漸水》細寫該地：

浦陽江自嶠山東北，逕太康湖，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。右濱長江，左傍連山，平陵修通，澄湖遠鏡。於江曲起樓，樓側悉是桐梓，森聳可愛，居民號為桐亭樓，樓兩面臨江，盡升眺之趣。蘆人漁子，泛濫滿焉。湖中築路，東出趨山，路甚平直，山中有三精舍，高覺凌虛，垂簷帶空，俯眺平林，煙杳在下，水陸寧晏，足為避地之鄉矣。⁷

謝玄所經營之莊園別業，饒有林泉勝致。除了維護北山的祖業故居，謝靈運又重修南山新墅及石門新居。南山墅「傍山帶江，盡幽居之美」(《宋書》本傳)，北山與南山之間以水路交通，途中的平湖流水，清澈見底；岸邊佈滿

勢，亦不計遠近，或經日乃歸，復修常業。」又〈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〉，慧遠與「同趣三十餘人，咸拂衣晨征」，振錫壯遊。這些對日後靈運「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，經旬不歸，既無表聞，又不請急」、「從者數百人」、「遍歷諸縣」、「尋山陟嶺，必造幽峻，巖嶂千重，莫不備盡」有或多或少的影響。然而，靈運欲征服山水的態勢更是凌駕前者。〈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〉，見吳宗慈編，《廬山詩文金石廣存》(南昌市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一版)，頁6。

⁴ 王國瓔，《中國山水詩研究》(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8年初版5刷)，頁168。

⁵ 陳思齊，〈論謝靈運山水詩的描寫藝術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，新66期(2007年3月15日)，頁28~42。

⁶ 可參閱謝靈運〈會吟行〉一詩，顧紹柏，頁347。

⁷ 陳橋驛，《水經注校釋》(杭州市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4月一版)，頁701。

水草與水生植物，水中還有沙洲與小島，湍急的河水拍打著河岸的岩石，也沖刷著水中的砂石，構成一幅既有聲音又有美景的圖畫。(〈山居賦〉)⁸

石門新居「四面高山，迴溪石瀨，茂林修竹」，⁹與山林自然融為一體：「疏峰抗高館，對嶺臨迴溪。長林羅戶穴，積石擁階基。」(〈登石門最高頂〉)¹⁰瞿溪山寺院簡樸的建築與佛門生活：「鑽燧斷山木，掩岸墜石戶。結架非丹甍，藉田資宿莽。同遊息心客，曖然若可睹。清霄揚浮煙，空林響法鼓。」(〈過瞿溪山飯僧〉)¹¹令人欽慕；石壁精舍清雅宜人：「絕溜飛庭前，高林映窗裏。禪室棲空觀，講宇析妙理。」(〈石壁立招提精舍〉)¹²

不管故宅或新墅，其建築園林景觀隨應自然，與四周原生景致融為一體，體現著物我和諧的精神。

除了故鄉始寧，他遊歷的地區還包括浙江省的永嘉(今溫州市)、會稽(今紹興市)、錢塘(今杭州市)；江蘇省的建康(今南京市)、雲陽、丹徒、徐州(今徐州市)、京口(今鎮江市)、南袁州(今揚州市)；江西省的江州(今九江市)、臨川(今撫州市)及荊州(今湖北江陵縣)和廣州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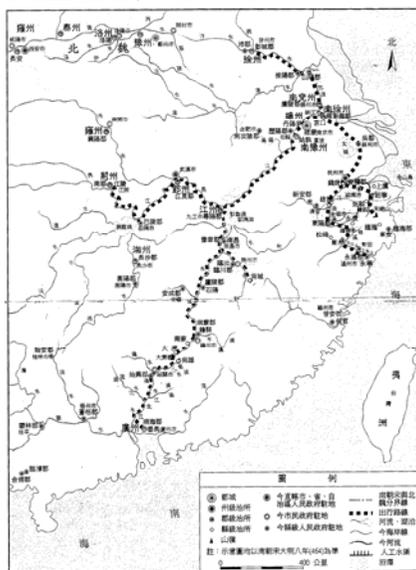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謝靈運遊蹤示意總圖(取自顧紹柏《謝靈運集校注》一書)

⁸ 顧紹柏，頁 449-465。

⁹ 顧紹柏，頁 256。

¹⁰ 顧紹柏，頁 262。

¹¹ 顧紹柏，頁 133。

¹² 顧紹柏，頁 162。

表一：靈運所到地區

浙江省	江蘇省	江西省	湖北省	廣東省
溫州市、紹興市、杭州市	南京市、徐州市、鎮江市、揚州市、雲陽、丹徒	九江市、撫州市	江陵縣	廣州市

他的詩文描述了江蘇的方山(天印山)、北固山；浙江錢塘的定山(獅子山)；永嘉郡的西山(又名金丹山或甌浦山)、綠嶂山、嶺門山、海壇山、石鼓山、石室山，¹³赤石山、仙巖山、¹⁴石帆山、孤嶼山(江心嶼)、白石山、盤嶼山、瞿溪山、步廊山；會稽郡的石壁山(始寧縣東山之一峰)、石門山、嶠山、斤竹嶺、浮玉山(與今太湖相望)、橫山(西臨曹娥江)、石簣山、天姥山、臨海嶠；東陽郡的縉雲山(今仙都山)；江西的廬山、松門山、出雲山、麻姑山、丹霞山、銅山、落峭石、華子崗，與大庾嶺等山岳的形勢景觀。¹⁵

表二：詩文描寫的山域

浙江省	定山(獅子山)、西山(又名金丹山或甌浦山)、綠嶂山、嶺門山、海壇山、石鼓山、石室山、赤石山、仙巖山、石帆山、白石山、盤嶼山、瞿溪山、步廊山、石壁山(始寧縣東山之一峰)、石門山、嶠山、斤竹嶺、浮玉山(與今太湖相望)、橫山(西臨曹娥江)、石簣山、天姥山、臨海嶠、縉雲山(今仙都山)
江蘇省	方山(天印山)、北固山
江西省	廬山、松門山、出雲山、麻姑山、丹霞山、銅山、落峭石、華子崗、大庾嶺
不詳	狐山

詩文所及的水域有漁浦潭、富春江、永嘉江(今甌江)、斤竹澗、彭蠡湖(今鄱陽湖)、東海、帆海、梅雨潭、青田溪、東陽溪、太康湖、浦陽江、新溪、神子溪、楠溪、巫湖¹⁶等。至於其他勝景則有戲馬臺、西池、石關亭、三皇井、

¹³ 石室山，據 1981 年《浙江省地圖》介紹，石室山以石、峰、洞奇秀而聞名於世，古今為遊覽勝地。引自顧紹柏，頁 108。

¹⁴ 仙巖山與南北雁蕩山並為東甌風景勝地，引自顧紹柏，頁 119。

¹⁵ 大庾嶺位於江西、廣東兩省的邊境，一向是廣東與江西的交通咽喉，有大片紅色砂岩的丹霞地貌。

¹⁶ 李善在〈石壁精舍還湖中〉的題解引《遊名山志》注云：「湖三面悉高山，枕水渚山，溪澗凡有五處。…」「湖」之前並沒有「巫」字，見蕭統編，李善等注，《增補六臣注文選》，(臺北市：漢京文化事業，1980 年)，卷二十二，頁 407。但是《宋文紀》卷十、焦竑《謝康樂集》本，都在「湖三面悉高山」之上有一「巫」字，此據焦竑本補上，見顧紹柏，「會稽郡：石壁山」條，頁 405。

謝公池、白岸亭、南亭、臨江樓、石鏡等。¹⁷

表三：詩文所提及的水域

浙江省	漁浦潭、富春江、永嘉江(今甌江)、斤竹澗、東海、帆海、梅雨潭、青田溪、東陽溪、太康湖、浦陽江、新溪、楠溪、巫湖
江西省	彭蠡湖
不詳	竦溪

三、山川地景的鱗爪書寫

謝靈運旅遊江浙、江西與湖廣，筆記地理水文植被，觀察細緻、紀載明晰。山水詩追求形似必須有豐富的描摹對象，登山觀海，搜剔方物，素材既廣，方足以刺激靈感，誘發寫作。

在他的詩文中，永嘉郡諸山各逞奇異，有狀如屋宇的步廊山，有貌「如龜背、石色黃白、扣之聲如鼓」的石室山，有形如樓臺的吹臺山，有態如張帆的石帆山，泉山山頂積水成湖長年不乾、湖中有大石，渚旁山石聳立，「如初生芙蓉，色皆青白。」（〈遊名山志〉）¹⁸

石室山的石、峰、洞皆奇絕觀止，¹⁹嶺門山形分兩翼、中闕如門，²⁰孤嶼山則立於永嘉江的江心，靈秀絕異。橫陽諸山產「恆山」，樓石山多梔子、樟樹，石室山有黃精、紫菀，泉山多麥門冬、牡丹，吹臺山高桐百圍，赤岩山則有甘蕉林高達十丈。（〈遊名山志〉）

會稽郡之「石壁山」方正如樓、頂部平闊，山腳就是巫湖水邊。石門山「兩巖間微有門形」，赤紅色的山岩和翠綠的草木交相輝映。石簣山形如「土簣」，高邱約「百許丈」。（〈遊名山志〉）天姥山則高入雲霓。郡內溪澗曲折環繞，泉源豐沛，有巫湖、石門溪、神子溪、斤竹澗、彊口溪等等。境內諸山生長的植被與藥草有：橫山產「穹窮」，石簣山山頂青苔彌望，天姥山「青楓千餘丈」，沿山聳立，風吹楓林發出蕭蕭然的聲響。

江西省的華子崗奇險清寂，「險逕無測度，天路非術阡。遂登群峰首，邈若升雲烟」，大片紅色的丹霞地貌挾帶著飽含「赤泥沙」的泉水從山壁飛瀉流

¹⁷ 遊歷地區與山岳水域的舉證，係根據顧紹柏，《謝靈運集校注》（臺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4年初版）整理。

¹⁸ 〈遊名山志〉，見顧紹柏，頁 390-397。

¹⁹ 同註 13。

²⁰ [清]顧祖禹撰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臺北市：新興書局，1972年），第五冊，卷一江南第二，頁 15a，總頁數 2499。

下：「銅陵映碧澗，石磴瀉紅泉。」（〈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〉）²¹崗上被覆著杉樹林千仞，杉木沿著山崖石邊生長。（〈遊名山志〉）

〈遊名山志〉提到新溪產淡水蠶；²²巫湖三面高山環繞，山水相連；²³石門山有六處澗水，瀑布飛瀉，水光反影著週遭蒼翠的林木與丹紅的山壁。²⁴

水構成江河、溪流、湖潭、大海、山泉、澗水、瀑布等殊異的水域與形態，謝詩中關於水的字詞有「水」、「流」、「川」、「河」、「江」、「海」、「波」、「澗」、「溪」、「泉」、「池」、「湖」、「渚」、「洲」、「沙」與「澤」等，其形容水萬變者有：

遡流觸驚急，臨圻阻參錯。（〈富春渚〉）²⁵

澗委水屢迷，林迴巖逾密。（〈登永嘉綠嶂山〉）²⁶

蕩志將愉樂，瞰海庶忘憂。（〈東山望海〉）²⁷

近澗涓密石。（〈過白岸亭〉）²⁸

川后時安流，天吳靜不發。（〈遊赤石進帆海〉）²⁹

弭棹向南郭，波波浸遠天。（〈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〉）³⁰

莫辨洪波極，誰知大壑東。（〈行田登海口盤嶼山〉）³¹

川渚屢逕復，乘流翫迴轉。（〈從斤竹澗越嶺溪行〉）³²

濯流激浮湍，息陰倚密竿。（〈道路憶山中〉）³³

有曠遠無際的海面，也有驚濤急流拍打著江岸。駛向仙巖山的水面「波波浸遠天」，綠嶂山溪谷彎曲窈深，斤竹澗溪流迴環往復，有靜靜的水流漫過卵石畫面，也有濯足激流濺起水花的時刻。形容泉石激韻者有：

石室冠林陬，飛泉發山椒。（〈石室山〉）³⁴

²¹ 顧紹柏，頁 288。

²² 顧紹柏，頁 393。

²³ 顧紹柏，頁 394。

²⁴ 顧紹柏，頁 395。

²⁵ 顧紹柏，頁 68-69。

²⁶ 顧紹柏，頁 84。

²⁷ 顧紹柏，頁 99。

²⁸ 顧紹柏，頁 111。

²⁹ 顧紹柏，頁 115。

³⁰ 顧紹柏，頁 119。

³¹ 顧紹柏，頁 130。

³² 顧紹柏，頁 178。

³³ 顧紹柏，頁 278。

³⁴ 顧紹柏，頁 107。

企石挹飛泉，攀林摘葉卷。（〈從斤竹澗越嶺溪行〉）³⁵

積石竦兩溪，飛泉倒三山。（〈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〉）³⁶

託身青雲上，棲巖挹飛泉。（〈還舊園作，見顏范二中書〉）³⁷

重重疊疊的山石矗立於兩溪邊，三山傾倒出一股一股的飛泉。飛泉或者從岩間、或者由山頂傾瀉而下，有時水勢盛大發出轟轟然鳴響，詩人興致來了，踮起了腳跟用雙手挹取著飛泉。

相較於漢賦作者寫物圖貌之騰空想像或者博採舊聞，謝靈運一次次深入山巔水涯，實地踏察、目擊身經，山水不再是閱讀的文本，而是「旅遊空間歷程與時間歷程」的再現。〔清〕吳淇《六朝選詩定論》說靈運：「老於遊，故其遊覽諸作，直攝山水之魂魄於五言之中。」（卷十四）³⁸

四、旅遊交通的多元

浙江多山，同時又有八大水系流貫，配合著這樣的地理景觀，山遊或水行都是常見的旅遊型式。靈運旅遊，有時步行、有時策馬、有時乘船，有時同一遊程參雜著不同的交通方式。

（一）步行與騎馬

步移景異，是一種慢速度的遊覽，感官停留在欣賞對象的時間相對較長，人與景沒有阻隔，左顧右盼，立體感較強。在靈運的山水詩中，單純寫步行的旅遊經驗者有：〈晚出西射堂〉、〈登永嘉綠嶂山〉、〈登上戍石鼓山〉、〈過白岸亭〉、〈遊南亭〉、〈過瞿溪山飯僧〉、〈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，迴溪石瀨，脩竹茂林〉、〈登石門最高頂〉及〈登廬山絕頂望諸嶠〉等九首，大部分是「遊山」之作。如〈登永嘉綠嶂山〉：

裏糧杖輕策，懷遲上幽室。行源徑轉遠，距陸情未畢。澹激結寒姿，團
樂潤霜質。澗委水屢迷，林迴巖逾密。眷西謂初月，顧東疑落日。……³⁹

詩作於永初三年(422A.D.)深秋，詩人帶著濃厚的遊興循溪畔步遊，但見溪邊水波澹澹，並在山灣處匯集，凝聚成了一池澄碧的深潭，潭上煙霧瀰漫，環視溪潭岸上，修竹環合，搖曳風中，雖經秋霜之凍，愈見青翠光潤。沿著溪潭繼續遊賞，遙看澗流彎彎曲曲蜿蜒而去，使他難以辨明流水的去向。舉

³⁵ 同註 32。

³⁶ 顧紹柏，頁 266。

³⁷ 顧紹柏，頁 183。

³⁸ 引自顧紹柏，附錄五評叢，頁 697。

³⁹ 同註 26。

目望去，山林伸向遠方，那山岩也隨著林子延伸，越到遠處看起來越層層疊疊，使得掩覆在上的林莽顯得更加深邃而密密叢叢。詩人置身在這無邊無際的深碧蒼翠之中，已經不知道是白天還是晚上。〈過白岸亭〉云：

拂衣遵沙垣，緩步入蓬屋。近澗涓密石，遠山映疎木。空翠難強名，
漁釣易為曲。援蘿聆青崖，春心自相屬。⁴⁰

詩作於宋少帝景平元年(423 A.D.)，寫他沿著沙堤散步，近處有流水漫過密密麻麻的白卵石，眺望遠方，聳立著高峻的山峰和稀疏的山林。詩人攀援著山間的藤蘿，慢慢來到青色的山崖下，剛才還難以名狀的空翠，現在卻親近在它的身邊。因為是近在眼前的景物，所以能細察形狀更進而攀援摩娑。

靈運登山有時是借重馬力，而不純然是徒步旅行。他提到騎馬的旅遊詩有〈東山望海〉：「策馬步蘭臯，綫控息椒丘。」與〈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〉：「浮舟千仞壑，摠轡萬尋巔。」騎馬旅行的這兩首詩，其發生的地點是在山上，騎馬上山，一來可以登頂俯瞰，再來可以減省體力的負擔。然而筆者認為，從「摠轡萬尋巔」一句來推想，靈運必然還有其他騎馬尋訪名山的經驗，不僅止於這兩首詩所提。

(二)船行

在靈運的山水詩中，單純寫船行水上的旅遊經驗有：〈鄰里相送方山〉、〈富春渚〉、〈初往新安至桐廬口〉、〈夜發石關亭〉、〈七里瀨〉、〈石室山〉、〈遊赤石進帆海〉、〈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〉、〈登江中孤嶼〉、〈初發石首城〉及〈往松陽始發至三洲〉等十一首。描寫宦途奔波，兼程趕路，行旅於江波之上，所以在時空的變換上出現了千里行舟或驚流急湍的景象，如：〈富春渚〉、〈初往新安至桐廬口〉、〈夜發石關亭〉、〈七里瀨〉、〈初發石首城〉等等；有謫居永嘉之後，行船旅遊之作，如：〈石室山〉、〈遊赤石進帆海〉、〈舟向仙巖尋三皇井仙跡〉、〈登江中孤嶼〉等等，則較為悠閒。

船過景變是一種動態觀賞過程中快速度、快節奏的遊覽形式。在旅遊審美主體方面，若是物我雙方的空間位移速度快，視覺形象的空間跨度大，在緊張捕捉、剎那即逝的觀照過程中，景物產生一種「傾向性的張力」，向一定方向傾斜聚集，給人視知覺以強烈的幻覺性運動感。在審美對象方面，遠近不同、形狀各異，色彩繽紛的景致，猶如一幅幅的活動畫片，迎面撲來，使

⁴⁰ 顧紹柏，頁 111。

旅遊主體目不暇給，較之於步移觀景具有速度更快的節奏感。⁴¹

〈富春渚〉云：「溯流觸驚急，臨圻阻參錯。」⁴²逆流行船，水勢突然變化，驚浪急撞擊著去舟；而崖岸曲折，參差交錯，更處處阻遏著行程，這景象真是驚心動魄。〈入彭蠡湖口〉：「客遊倦水宿，風潮難具論。洲島驟迴合，圻岸屢崩奔。」⁴³路途上風潮變幻，難以細說，而「洲島驟迴合，圻岸屢崩奔」，則由於位移速度快，視覺形象的空間跨度大，在緊張捕捉、剎那即逝的觀照過程中，「洲島」與「圻岸」產生一種「傾向性的張力」，向一定方向傾斜聚集，給人視知覺以強烈的幻覺性運動感。

相較於宦旅奔波的水路艱險，靈運在永嘉任上的水澤之遊，如〈石室山〉，則顯出悠遊瀟灑的情韻：

清旦索幽異，放舟越坳郊。莓莓蘭渚急，藐藐苔嶺高。石室冠林陬，飛泉發山椒。虛泛徑千載，崢嶸非一朝。鄉村絕聞見，樵蘇限風霄。……⁴⁴

該詩作於景平元年(423 A.D.)的春天，前六句寫一個天氣清爽的早晨，詩人為探幽索奇，放舟江中，越過城郊林野，疾駛前去。隨著舟駛水逝，那江心蘭草豐茂的沙洲，仿佛在急急地向後退去；而前方本來隱隱可見的長滿苔蘚的青山，卻逐漸高大起來。舉目遠望在那大片森林的一角，石室山秀峰峭拔，聳出林表，一條清泉飛瀑，自山頂傾瀉而下。

船行與步行觀景不同的是，船行時旅遊主體與觀賞景物保持相對的遠距，身體無法進行對景物的近接觸。

(三)水陸並行

在同一動線的遊歷行程，有時先以舟行，再繼之登陸步行；有時是先步行，再接著搭船水行。在線性的遊覽歷程中，旅遊交通方式的變化，改變旅遊的節奏，使觀賞主體的興致交替變換，增添了旅遊的樂趣。

謝靈運描寫搭船及陸行兩者兼備之旅遊經驗有：〈過始寧墅〉、〈初去郡〉、〈石壁精舍還湖中作〉、〈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〉、〈從斤竹澗越嶺溪行〉、〈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，與從弟惠連，見羊何共和之〉、〈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〉、〈初發石首城〉、〈入彭蠡湖口〉、〈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〉等，共計十首。

⁴¹ 王柯平，《旅遊審美活動論》(臺北市：地景企業，1993年繁體字初版)，頁106。

⁴² 顧紹柏，頁68-69。

⁴³ 顧紹柏，頁281。

⁴⁴ 顧紹柏，頁107。

〈入彭蠡湖口〉云：「客遊倦水宿，風潮難具論。洲島驟迴合，圻岸屢崩奔。(以上船行)……攀崖照石鏡，牽葉入松門。三江事多往，九派理空存。(以上步行)……」⁴⁵〈過始寧墅〉云：「……剖竹守滄海，枉帆過舊山。山行窮登頓，水涉盡洄沿。巖峭嶺稠疊，洲縈渚連綿。白雲抱幽石，綠篠媚清漣。葺宇臨迴江，築觀基曾巔。……」⁴⁶本詩作於永初三年(422 A.D.)秋天，靈運赴永嘉途中轉往故鄉始寧與族人敘舊話別，一路上有時坐船有時上岸登山，沿路看到稠密而層層疊疊的峰巒與連綿縈環的水中洲渚。〈初去郡〉云：

……理棹遄還期，遵渚驚修坳。遡溪終水涉，登嶺始山行。野曠沙岸淨，天高秋月明。憩石挹飛泉，攀林奪落英。……⁴⁷

本詩作於景平元年(423 A.D.)季秋，詩人離開永嘉郡守時。首二句描寫人坐在船上，望著綿長的兩岸原野迎面奔馳而過又向身後飛逝。舟行到了終點，開始翻山越嶺的行走，走累了就坐在石頭上休息一下，再用手捧取飛泉來止渴；隨手牽動枝條，花朵紛紛落下，馨香滿懷抱，讓心情整個放鬆，這又迥異於船隻疾行時的身心感受。

從上述水陸並行的詩可以發現，同一遊程，由步行到舟行，或從舟行到步行，緩慢而細緻的耳目賞玩與快速度、大距離的景物移動交錯運用，不同節奏的景變，豐富了旅遊者的感受。在動態的登山步行之後，更換乘船小憩的靜態觀賞，這種動靜結合的觀賞情態，也符合了旅遊者在搜奇攬勝過程中的身心節奏。

五、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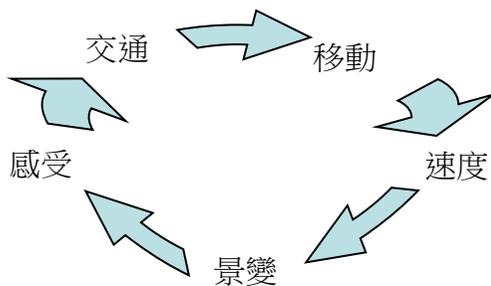
山水旅遊當中，靜態有靜態之寧靜景觀與幽雅之情致，動態有動態之變化景觀與生動活躍之形態，尤其動景與靜景之間之變化，彼此襯映，相互烘托，平添藝術魅力，而交通方式的變異正可增益動、靜景觀互補的功能。

交通方式多元，移動的速度有快慢差異，旅遊主體之感官停留在山水客體的時間隨之長短更替，風景與風景的轉換速度不一，景觀的印象相對地產生變異。靈運山水詩不同的交通方式，構成不同的移動速度，速度導致景變，景變又影響感受。

⁴⁵同註 43。

⁴⁶顧紹柏，頁 63。

⁴⁷顧紹柏，頁 144。



廣大區域的自然景觀，動態靜景的豐富呈現，加上旅遊交通的多元，凡此俱促使謝靈運的山水詩超邁前輩--更加豐富生動、細膩寫實。誠如〔清〕洪亮吉(1746~1809 A.D.)所言：「詩人所遊之地與詩境相肖者，惟大、小謝。溫、臺諸山，雄奇深厚，大謝詩境似之。」⁴⁸

從本文的探討可知，謝靈運所描寫的山水是一個個的旅遊空間、是實存的存在體，詩人對區域內山岳水文進行細致的觀察，並以其神來之筆加以選擇、剪裁、組織與再現，因此絕對不能把它當成紙面文章來研究。

參考文獻

- 《古今詩話叢編》(臺北市：廣文書局，1971年)
- 王國瓔，《中國山水詩研究》(臺北市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8年4月再版)
- 吳宗慈編，《廬山詩文金石廣存》(南昌市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一版)
- 宋紅編譯，《日韓謝靈運研究譯文集》(桂林市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)
- 王柯平，《旅遊審美活動論》(臺北市：地景企業，1993年繁體字初版)
- 沈約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(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)
- 陳思齊，〈論謝靈運山水詩的描寫藝術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》，新 66 期(2007年3月15日)
- 陳橋驛，《水經注校釋》(杭州市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4月一版)
- 蕭統編，李善等注，《增補六臣注文選》，(臺北市：漢京文化事業，1980年)
- 顧祖禹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(臺北市：新興書局，1972年)
- 顧紹柏，《謝靈運集校注》(臺北市：里仁書局，2004年)

⁴⁸〔清〕洪亮吉，《北江詩話》，收入《古今詩話叢編》(臺北市：廣文書局，1971年)，卷4，頁14上。